

# 铁砧上的祖孙记忆

赵晨浩

亲情一续

老槐树的影子刚爬到井边，铁匠铺的晨课就开始了。  
铁锤砸在砧子上，“叮当”，尾音总要在空气里颤三颤。爷爷的锤法有讲究，先是一记闷响定住烧红的铁坯，接着是一串连敲，火星子便从铁砧上蹦起来，像年三十炸开的炮仗。我蹲在门槛外数着那些金红色的星子，它们落在爷爷的粗布围裙上，烫出一个个焦黄的“小月亮”。风葫芦的喘息是低音，“呼嗒”一声，炉火就应声蹿高半尺，映得他额头上的汗珠也成了赤红色。  
打铁人的手是活计好坏的量具。爷爷的拇指关节上有着月牙疤，那是给张婶家菜刀淬火时烙下的。而我喜欢这双树皮般皴裂的手。他总用这双手给我当温度计——烤红薯烫嘴时，他掌心往上一捂：“再等等。”寒冬腊月

耳朵冻得生疼，那对双手一捂，整个人都暖和了。最神的是看爷爷打铁环的光景：烧红的铁条在他的操作下弯成圈，往水桶里一浸，“滋啦”一声腾起白雾，他眯着眼再用指肚摩挲接口，单凭触感就知道哪有毛刺。那只铁环我玩了三年，磨得能照见人影，却始终找不到半处刮手的棱角。  
爷爷打的家伙什儿，是附近村镇都认的硬招牌。推开铁匠铺的杉木门，铁砧上的凹坑里躺着生锈的铁渣，墙角堆着的镰刀、锄头早都有了主——东家等着收麦，西家预备着刨花生，这些浸着汗、淬过火的铁家伙，带着“杨庄堡老赵头”的名号，在四里八乡的地里刨着活路。  
爷爷打的镰刀能让麦秆发出琴弦般的颤音，刃口迎着日头看，有一道游丝般的青线——那是淬火时留下的生命线。锄头木柄

上的楔子要用牙咬紧再砸，震得人牙床发酸，可往土里一磕，板上连道白印都不会留。赶集的、下地的，都认准了“杨庄堡的老赵头”。隔三岔五，爷爷天不亮就挑起沉甸甸的担子去县城赶集，褡裢里塞满了新打的锄头、镰刀、铁锨头。晌午回来时，担子轻了，褡裢瘪了，手里却攥着个油纸包，香味老远就飘过来，有时是个鼓囊囊的肉夹馍，肥瘦相间，肉汁把纸都润透了；有时是个油亮亮的鸡腿，皮焦脆，还滋滋冒着热气。爷爷往我手里一塞，自己蹲在炉边就着热水啃馍，被炉火镀成古铜色的脸上露出深深的褶子：“快吃，今儿卖得好，管够！”下回赶集，爷爷再给你捎好吃的。”  
后来爷爷老了，锤子渐渐抡不了那么高了，铁匠铺里的“叮当”声也稀落了。可只要有老主顾寻来，他就还要生火打铁。



爷爷走后，我才懂得铁器是会说话的。如今每当暮色漫过麦场时，我总恍惚以为铁匠铺的烟囱又冒起了烟。偶尔听见风掠过檐下，挂着的半片铁皮发出“哐啷”的撞响，像极了当年爷爷锤铁的回音。  
那个铁环现在挂在我书桌前，每当夕阳穿过它投在墙上，地上便浮现一轮锈迹斑斑的月亮。

在广袤无垠的戈壁上，大漠如一块巨大的画布，单调地铺展向天边，看似大地用沉默堆砌而成的厚重壁垒。天空蓝得凛冽，阳光如针般刺目，无情地炙烤着每一个人的视线和肌肤。我们这群筑梦戈壁的陕北二建儿女，每日与钢筋水泥为伴。机器的轰鸣声宛如持续不变的背景音，淹没了我们的思念，也消磨了岁月里诸多光阴的细节。  
热风裹挟着沙尘，像一条条奔腾的黄龙，在工地周围肆意盘旋肆虐。忽然，一串熟悉的乡音穿透机器的嘈杂声与风的呼啸声，从远处飘来。起初，我还怀疑是自己听错了，可那熟悉的调子，分明就是陕西话。我猛地转头望去，在沙尘飞扬的尽头，几位熟悉的身影正从车上下来——是集团领导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工地。那声音瞬间化作了久旱逢甘霖的欣喜，在我们心中激起一股暖意。他们手中提着降温饮品，抱着硕大的西瓜，格外引人注目。  
“大家辛苦了！”领导们的声音带着粗犷的秦腔韵味，在风沙中听得响亮。一位年轻的技术员赶忙接过西瓜，眼神竟有些发怔。曾经，在这荒芜的戈壁滩上，他独自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，心中虽有坚守的信念，却也时常感到孤独。而此刻，领导们带着浓浓的关怀来慰问我们，这让他内心的感动如潮水般汹涌。他的嘴唇微微颤抖，也许是这场景，让他想起了家中年迈的父母。  
领导温和地询问我们：“吃住咋样？工作还顺心吗？”我搓着皴裂的双手，喉头哽住，只笨拙地点头。茶水腾起的热气氤氲开来，模糊了领导关切的面容，也模糊了我的视线——在这荒芜之地，仅仅是几句乡音的问候，竟让这里瞬间化作了无比可亲的天地。  
夜幕降临，白日里灼人的热浪渐渐退去。我坐在宿舍的小桌前，打开日记本，台灯昏黄的光晕温柔地笼罩着笔尖。笔尖沙沙作响，墨迹流淌：“爸妈，今日集团领导来工地了，带着西瓜，说着咱家乡话，工地上热闹得跟过年似的……”白日桌角上的那杯热茶，此时早已凉透，可我的心中却暖融融的，仿佛那杯茶的热量并未散去。他乡见亲人，这是无垠荒漠中最温暖的慰藉。  
那位年轻的技术员，此刻也正坐在自己的铺位上，手中紧紧握着信笺。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别样的神情，那是激动、是感动，更是对未来坚守岗位的坚定决心。  
我的笔在纸上写着，仿佛要把这轮戈壁明月也写进日记里。此刻墨痕所至，皆因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唤醒了故乡的体温。这份滚烫的温情，足以让人在无垠沙海中，重新辨认出那条通往灯火的路——它蜿蜒向前，在风沙的尽头，正接通着无数个同样被点亮的、望乡的窗口。

崔孝武

# 戈壁滩上的温暖回响

# 春秋发屋

余佑学

百姓人家

一座城市的烟火气，除了熙熙攘攘的菜市场 and 路边小店，就是理发店。因为，无论大人小孩，总要旧貌一剃之，新颜从头开始。  
小城安康到底有多少理发店，说不清楚，反正每条街道，每个小巷都有。春秋发屋就是一个老店，常年顾客盈门。进门开剪是偶然，坐下等待是常态。来的都是回头客，大伙看重的就是师傅“毫发技艺上功夫”。

春秋发屋老板老徐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进城开店，一眨眼四十多年过去了。曾经那个理发少年郎，变成现在操剪修眉无数却难留自己头上“风光”的老头。老徐感叹道：“不觉花甲鬓斑白，授技子父传家业。”老店还在，新店又开张，子承父业，慰藉生活。春秋发屋占据着小城东西二关有利地形。老徐守店东关体育场，小徐置业西关城墙根，一块牌子两家店，剪出幸福日月长。  
这家“一个招牌两家店”的理发店，见证了一家从创业到安居乐业的历程。启示人们，只要肯在春天播种，付出辛劳，就能收获累累硕果。小家庭的蝶变，也映照出一座城市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这种变迁不仅是老徐家的缩影，更是城市发展的注脚。

老徐夫妻俩诚信经营，为了让顾客满意，每年都要挤出时间到西安、武汉、广州等地学习新技术。老徐说：“靠手艺吃饭，就要不断精进技术，与时俱进，才能赢得市场。”  
技术好，还要态度好。常去理发的金老师说：“我的头发硬且厚实，多年来就认准老徐的手艺。”不糊弄，慢工出细活，是老徐一直坚守的底线。  
给女士剪发时，老徐都会根据她们的不同发质，有针对性地搭配，反复测试比对，不贸然使用药剂。烫、染、护、形象设计环环相扣，即便是剪刘海、洗头这样的小活，他都一丝不苟，让顾客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

专一事，成一业。小技养家，德厚旺子。老徐的大女儿考入医学院，毕业后成为医生。儿子中学毕业，体谅父母辛劳，专心学习美容美发，娶妻成家，自立门户。父子俩常切磋技艺，不满足于过得去，追求精益求精，增强客户体验和可信度。  
春秋发屋还有一个吸引人的亮点，就是在店里设立了阅读书柜。老徐动员常来理发的客人将家里看过的报刊拿来，解决了“发友”们等待理发时间过长的焦虑。智举虽小赢人心，却怡情养性友谊增。这些时效性较强的报刊，在春秋发屋得到合理交换利用，人际交往互动高效。善念与情感交融，让平凡日子多了些许期盼，让生活变得温馨美好。  
父子俩开店，因爱而来，融入一座城，实现有房有车有事做，日子越过越甜美。走过春，迎来秋，春秋发屋在漫长时光里成为悠悠岁月的见证者。当清晨第一缕霞光漫过宽阔汉江时，小小发屋便张开双臂，迎接每一位顾客，用一场场“发”的艺术，讲述着一个创造美的故事。  
春秋发屋亮堂堂，亮堂的是店面，镌刻的是人心。



我总痴想着捉住一朵云。  
把它缝入棉絮里。那云便在棉絮间轻轻浮游，絮语着天际的奇闻逸事，惹得每一簇棉絮都生出一一种新的向往，埋下一份心事。棉絮彻夜无眠，那心事在夜色里鼓胀、升腾，结出松软蓬勃的梦想。  
于是，深夜酣眠时，一呼一吸间，我的气息里便盈满了云朵的味道。  
谁不喜欢丰富渊博的云朵呢？  
把它揉进面团里。云朵的菌丝是鲜活的酵母，咕嘟咕嘟吐着无声的泡泡，让面团的每一个细胞都发酵、发酵……吃了云朵做成的面

包，就会生出一对白色的翅膀，只需轻轻一扇，就可以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  
于是，每一个阳光灼灼的白昼里，四处都流淌着云朵面包的香味。  
谁能拒绝飞翔呢？  
我还要把它拎在手里，像拎一只毛茸茸的玩具，于是那些空洞的日子就有了饱满的实质；我还要把它编在发辫里，像扎一朵漂亮的头花。于是，照镜自怜的时候，就回到了呆呆看云的童年；我还要把它塞进枕头里，枕着它安眠。于是，每一个夜晚都会开满云朵样的梦……  
谁能拒绝云朵的魅力呢？  
终于，我捉住了一朵云。  
那是一朵洁白无瑕的云，它从山巅滚落，落在我的窗外，静卧在山脚。青草顺势长进云朵里，像去探听它的秘密。  
我长久地凝望着它，看透它的每一根丝线，看穿它的每一滴水滴，看清它的每一缕水汽……  
我在一次次凝望它时，拥有了它。  
只是，我不曾知道，拥有和失去竟是同时发生的。  
原来，远看那么静谧的云团竟是那么不平静，它被不可见的什么东西撕扯鼓涌着，

# 捉住一朵云

陈雪

翻腾不已。  
可是，我爱的是那朵安静的云啊！  
我不愿再凝望它。  
我终于失去了它。  
它悄无声息地来了，又悄无声息地走了。  
没有云的日子，窗前一片寂寥，只有一望无际的青草，长到天上去的青草。时不时走过的羊群，在草原上绣出一朵朵云朵，千篇一律，聒噪无趣。  
那不是我的云。  
我的那朵云有七彩的衣。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它披上凉丝丝的衣，在窗前静坐。草原一片寂静，露水清凉，一切都成为它的背景。它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静坐就好，我是它虔诚的信徒，在凝望中，一次次将它升华。  
我的那朵云有最柔软的心。我如黄昏时分的夕阳，总是充满淡淡的忧伤。只要我望向它，它就会展开它柔软的心，羽毛般的，轻轻抚慰我，给我安慰，给我抱持。  
原来，它那些涌动翻滚是在酝酿一颗柔软的心。原来，我的那朵云有最深的心事。  
我才知道，我失去它后，才真正拥有了它。我才懂得，我失去它后，我才真正懂它，才真正懂自己。  
从此，我不再痴想捉住一朵云。

# 我的云端叙事

马晴盼



暮色正浓，我仰头凝望，无人机熟悉的身影如一只“归鸟”，悠悠盘旋于天际，然后缓缓降落在我伸出的手上。我轻轻抚摸它微热的机身，伴随了我十年光阴的大疆无人机，终于要告别了。它如我的另一双眼，十年间穿梭云海，既为企业的形象增添风采，亦为我留存下无数动人心魄的画面。十年后，它像一位沉默寡言的故人，将告别的身影融进暮色里。  
记得十年前初次相逢时，我双手捧着这精巧的新伙伴，心中翻涌起一阵惊异与雀跃。第一次操控它，随着它轻盈腾空，我的心也随之飘摇直上。当它越过高楼顶端时，我透过屏幕第一次俯瞰了城市如棋盘般整齐的布局，那些平日里熟悉却难以看清的街巷轮廓，此刻竟如脉络般清晰可辨，心中的兴奋似小鸟振翅高飞。从此，这双“铁翼”便成为我工作与梦想的翅膀，将我带向从未抵达的高度。  
在公司，无人机如忠实的“电子信鸽”，承载着重要任务穿梭于厂房上空。记得一次拍摄公司照片时，它稳稳悬停于半空，将宏阔建筑的全景收入眼底。还有一次拍摄公司宣传片时，它像一只机敏的“云中游隼”，轻盈穿梭于琳琅满目的产品之间，捕捉每一个细节，传回的画面清晰而震撼。

朝着天空无人机挥动手臂。那偶然相遇的纯真，如暖流般注入我的心间。  
我与无人机共度的十年航程，不仅沐浴过阳光，也穿越过风雨。记得有一次我在风雪肆虐的山区有拍摄任务，风如野兽般咆哮，雪粒细密如针，凶猛地拍打着我的脸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心神，让它顶着凛冽寒风艰难起飞。小小的机身在漫天风雪中倔强地穿行，雪粒猛烈撞击机身发出的声响，竟如我擂鼓般的心跳声。当它终于穿透漫天雪幕，清晰传回被困人员位置的画面时，风雪中，钢铁之躯与血肉之躯共颤出生命的温度。那一次，它不仅完成了任务，更让我深刻体会到科技与生命的紧密相连。  
十年间，无人机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记录了无数珍贵瞬间。  
如今，它即将告别蓝天，我缓缓抚摸它略显沧桑的躯体，那上面每一道细微的划痕都如时光刻下的印迹。然而，离别并非结束，是它曾为我插上翅膀，让我从未有过的角度凝视人间。此刻，它静卧于我掌心，如一只安眠的鸟，翅膀收拢了天空的记忆。  
十年相随的航迹，最终落于苍茫大地，沉淀为灵魂深处一片寂静而辽阔的版图。

平凡人生

# 树知道

吴若涵



早上洗漱时照镜子，看着镜中的自己褪去稚嫩，留下岁月的痕迹。忽然觉得自己就如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核桃树，经历风霜雨雪，依然顽强。老核桃树的褶皱里藏着年轻写就的哲学，用沉静与深邃，诉说着光阴的流转。  
记得有年夏天，暴雨如注，狂风怒号，雨鞭抽打树干的声音像遥远的战鼓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撕裂。但因为老核桃树的根深深深扎进泥土，所以她面对风雨，仍倔强地挺立着，那种迎风而立的姿态让我钦佩。  
一次放假回到家，我看见老核桃树的叶子耷拉着，一点精神也没有。赶紧问父亲：“老核桃树怎么成这样了？”父亲说：“隔壁的梨树长虫了，估计给传染了。”父亲喷了药，药味刺鼻，我捏着鼻子要走，父亲看着我：“树比人耐苦。”  
回到单位，我仍心绪不宁，一直担心跟我生活了快三十年的老核桃树，因为她早已不是一棵普通的树，她是我的“家人”。  
过了两天，父亲打电话说，老核桃树活过来了。我欣喜万分。  
秋天到了，老核桃树硕果累累。树上的核桃在阳光地照耀下散发着绿光。那一刻，我被她的坚韧深深地打动了。  
我拿出剪刀，捡一片干净的树叶，剪出自己喜欢的图案。树叶还可以做成叶雕，制成摆台，放在书桌上。看着这些作品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奋斗轨迹。我深信，老核桃树能读懂我的心事。每次我坐在树下，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。我知道，那是她在为我唱歌，给我力量，给我勇气。我喜欢与树为友、与花为友。  
每当工作压力大，或是伤心难过时，我会回到老家，坐在老核桃树下，让心灵得到片刻安静。我喜欢在老核桃树下，摇着父亲的摇椅，眯着眼睛，看着层层绿叶。每一片绿叶仿佛诉说着关于生长、关于坚韧、关于生命的故事。  
老核桃树身上的褶皱，如同人生中的苦难经历，每一道都充满了坚韧不拔。某天我发现，自己的掌纹和老核桃树树皮的沟壑越来越像。

岁月留痕

# 小麦峪的文冠树

刘学刚

这叫文冠树，人云它未开裂的果很像古代文官的帽子。  
如同一个人成就一个家族，文冠树在吾乡的繁衍壮大源于几粒黑不溜秋的种子。明朝嘉靖末年，一位清廉的文官卸任时，把山西百姓赠他的文冠种子带回故乡，种在齐鲁交界的古官道旁。  
两棵文冠树长成以后，这条官道被人称作“文官古道”。  
古道以北，是一个名曰“小麦峪”的石头村。小麦峪位于安丘市辉集镇，元末明初建村。村庄东南方，凤凰山、望海山、坐论山三山耸峙，犹如连绵而高大的围墙，于是，村庄便如一户庭院。村前的青龙河宛若柔韧的臂膀，将种植物温情地揽入怀抱，又将幽幽花香和啾啾鸟鸣送往山外的世界。  
每次来到这个山水画般的古村落，我都要在河畔的文官古道上走一走，看一看。  
明中期至清末，辉煌的李氏家走出十四名进士。当年，文冠种子的到来是山村的一件大事。树名“文冠”，且带回种子的是李氏翘楚李迁梧。村里的老人坚定地认为，文冠

树必将成为村庄的图腾，对村风家训、家族昌盛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古官道以南有两座山，山形颇似大象，村人美其名曰“双象守门”。文冠树就种在官道两边、两山之间，走过两棵树，如同跨过吉祥门。  
古道的青石板被时间磨得光滑如镜，映出洁净的天光。一个老人坐在古道边，和蔼的笑容犹如探出石墙的花朵，迎着路过的行人。向他问起那两棵文冠古树的踪影，他看了看眼前的高山，又望向青龙河，告诉我：有一年，山洪暴发，它们化作两条青龙，潜入河流，遥遥远去。在他深情的叙述中，我恍若回到文冠树第一次开花的那个春天。跨过吉祥门的仪式如同行冠笄礼一样郑重，穿戴整齐的大人牵着满面红光的孩子，脚步铿锵地从文冠树下走过，踏入一条诗书继世之路。在他们的背后，文冠花开得清丽而绚烂。与先人们固守大山不同，小麦峪村的许多人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追求。  
老人告诉我，文冠花开得雅致。虽然是常见的五瓣花形，然而黄蕊、红心、白色花瓣的组合增添了它的华丽。更为奇妙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白转为绿，红直至紫。这花色的变化

多么像奋斗的青春，几经历练，铸就灿烂人生。  
文冠的果很是耐看，似核桃，果壳由绿变黑后，自然开裂为三四瓣，露出十多粒圆形的种子，黑黑的，比黑豆稍稍大些。将文冠种子和干净的小砂石混合，放入锅中炒熟，将香。  
聊完了文冠树，老人站起身来，拽着我的胳膊，要我到家里喝杯热茶——就像回到故乡遇见的老舅和老姑那样热情。  
走入老人家中，只见小院内挺拨着几棵石榴树、枣树和梨树，远处的南山尽收眼底，也倒映在碧绿的茶汤里。饮一口茶，唇齿间顿时被清香甘甜填满，口舌生津，余韵绵长。  
老人笑着说，这是他们村生产的文冠茶，用清明前后采收的文冠树的狭长嫩叶制成，很受外人喜欢。  
两棵文冠古树毁于一场洪水，而文冠种子得以留存。文冠树种在了庭院，种在了深谷，种在了荒山，越种越多，越长越繁茂。如今的小麦峪村已建成大型的文冠树栽培基地，花开的时候，满山飘香，远远望去，如雪似雾，宛若仙境。小小的古村落，成了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。